

/// 岁月静思

难忘儿时坐船去县城



■章铜胜

以前，我家在长江中间的江心洲上，去县城里，需要坐船。在童年的记忆里，我是喜欢船、也喜欢水的，总觉得坐船看水是一件很有趣的事。虽然一年也去不了几次城里，可每一次去，都会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所以，现在说到城市，我首先想到的便是儿时坐船去县城的一些记忆。

记得过去每年清明节时，我们全家族总是要去城里一趟的。准确地说，不是去城里，而是去离城不远处的山上，那里有着家族的祖坟。在梨花飘飘

的季节里，我们都要去那儿，给逝去的亲人们扫墓。那时，我年纪还小，并不懂得太多祭奠背后的深层意义，只是跟着大人们一道，像是出门踏青一样，内心充满了欢喜。好在和我有一样想法的小伙伴还不少，我们坐在船上，看一江碧水、一岸青山、一岸长洲，嬉嬉闹闹，甚是有趣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在山上，我们可以采许多映山红、映山黄，还有白色的碎米花、萝卜丝花，且在这过程中，没有人来管束我们。回来时，照例是要坐船的。我们每个孩子手里都捧着一大捧红的、黄的、白的花，从跳板上船，像一个个凯旋

的英雄般，坐在船舱里。孩子们之间又多了一件事情可做了，那就是互相看看别人手中的花，比较着，但总会觉得自己手中的那一束花才是最好看、最合心意的。后来，我读一位近代作家的文章，才知道，在吴越水乡的清明节，人们也是坐船去扫墓的。他们要隆重、铺排得多，也讲究得多，可并没有我童年时那般自由自在的乐趣。

夏天里，所有的景观比春天更茂盛、更张扬，西瓜也高调上市，成了水果摊上名副其实的主角儿。以前，我家每年都要种许多西瓜，并把质量好的

用船运到县城去卖。所以，夏天时我是不愁没有机会坐船去县城的。通常是在地里的西瓜快要被摘光、卖光的时候，母亲会在某个周末带我去一趟县城。从码头上船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晃晃悠悠，我们母子俩带着一袋子数量不多的西瓜到了县城。下船后，我和母亲先租了板车到街上卖西瓜。天热需求大，本来就不多的西瓜用了多长时间便卖完了。卖完西瓜，母亲顺便带我在街上逛逛，买些生活必需品，也为我买一身换季的衣裳和一根香甜清凉的冰棒；有时甚至还会为我买一点饼干之类的解馋零食，这是我最盼望的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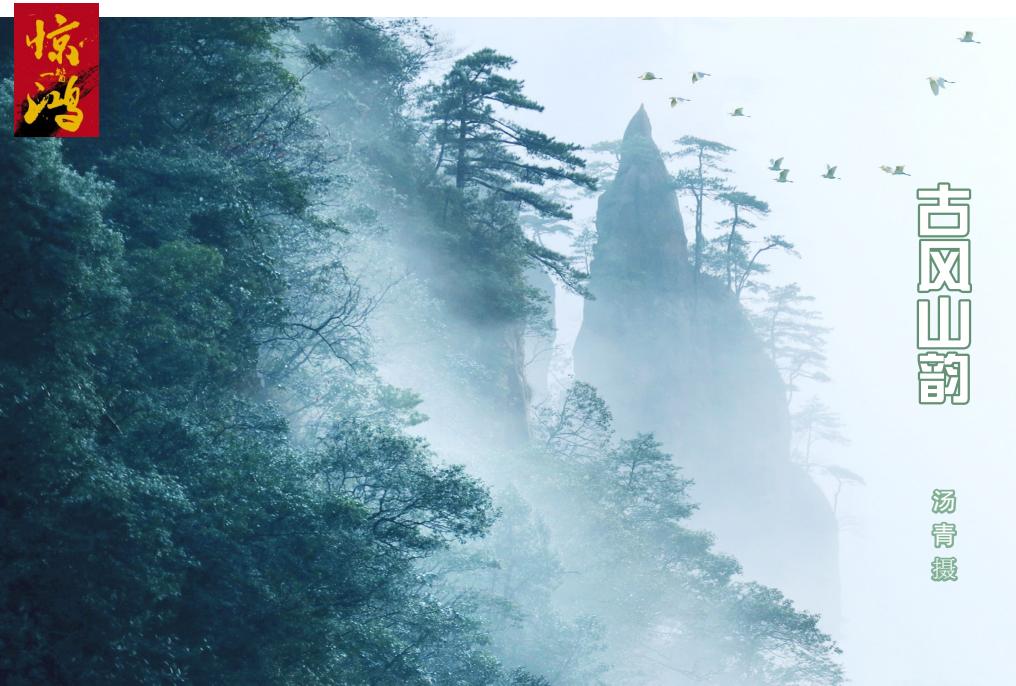
秋天的时候，家里收庄稼很忙，大人没要紧事的话一般是不会去县城的；即使是家里有人去县城，也只为办事，不会带着我去。所以对于县城秋天的样子，儿时的我一直很茫然。

春节临近，要准备年货，父母少不得要去几趟县城。经不住我的缠磨，他们也会带着我去一趟。去县城的经历，是春节期间，我可以在小伙伴们中间吹嘘的事情。有一年腊月，我和母亲一道去县城买年货，在大街上逛了大半天，到下午时，才将要买的东西都置齐了。往回走的时候，在一处花摊前，我和母亲几乎是同时看中了一盆开得正好的粉茶花——泥黄色的陶质花盆里，栽着一棵不大的茶花，叶色翠绿油光，已经开了有七八朵花了，

枝上还有六七个花苞；已经开了的茶花呈浅浅的粉色，花朵大概有我的小手掌那么大。我伸开手掌，对着茶花比划了一下，回头跟母亲说：“这花真大，真好看！”母亲并没有回答我的话，但在她的眼里，我看到了一丝欣喜和怜爱。母亲问了声：“这盆茶花要多少钱？”卖花人说：“这么好的茶花要五元钱呢！”我看见母亲的眼神慢慢黯淡下去，知道她是舍不得花五元钱买这盆茶花，便不敢言语，默默地跟着她离开了那个花摊，回到码头上，准备坐船回家。

彼时，往返县城的船次不多，每天只有几班船。离船开航还有一段时间，我和母亲坐在船上等着，都不说话。母亲见我不高兴的样子，还是打破了沉默，试探着问：“要不，我们把刚才那盆茶花买回家吧？过年也添点喜庆。”我见母亲这样说是，马上就开心地笑了起来，随后和母亲一起下船，直奔花摊而去。我们是一路小跑着去的，等我捧着那盆茶花回来的时候，船还在那儿泊着，像是等着我们和那盆茶花一样。我把茶花放在船头上，蹲在旁边，用身体小心地护着它，不让它被风吹着。船开了，岁近了。

时隔数十年，我还记得那个捧花回家的下午以及儿时那些坐船去县城的时光，它们都像那盆粉色的茶花，停留在了恬静、淳朴的时光里，那样美好，韵味悠长。



/// 闲思随笔

劳动的味道是甜蜜的

■马亚伟

我大概七八岁时，刚刚能拿得动扫把，母亲让我扫院子。我几乎是双手抱着扫把，吃力地一下一下扫起来。忙了半天，院子终于被我扫得干干净净了。

母亲看到我扫的院子，欣喜地说：“闺女长大了！”说着，她打开柜子。那时我家使用的是老式木柜，长方形，上下一体，底很深。母亲总是把好吃的、好用的“宝贝”藏在柜子最底层。只见她踮起脚，弯着腰，很费劲地从柜子底层摸来摸去。终于，她摸出一块糖。那时孩子们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次糖。母亲晃着手中的糖对我说：“这是奖励你的！因为你勤快，把院子扫得这么干

净。以后你长大了，也要做个勤快的人！”

那块糖真甜啊，甜得似乎多年后还留有余味，我每每想起来都要咽一下口水。甜蜜的味道迅速滑上舌尖，满口都是浓浓的幸福滋味，使人心花怒放。甜味似乎能在嘴巴里发酵，变得悠长绵密，很值得回味。甜的味道对孩子来说是莫大的诱惑，尤其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稀少而甜蜜的糖果胜过珍宝。

我之所以对那次吃糖记忆深刻，还因为那是母亲对我劳动的犒赏。我完成了一项劳动任务，付出了辛苦；而母亲给予我的是肯定和奖励。尤其这种奖励，是看得到、吃得着的。抽象的劳动味道，就这样被母亲具体化了，她用糖果帮年幼的

我完成了对劳动的认知。因为年龄还小，我尚不懂得成就感的滋味，只是单纯觉得劳动之后能得到甜蜜的奖励，就是莫大的幸福。劳动的味道，对我来说便是甜蜜的。

或许就是从那时起，我爱上了劳动。因为我知道，劳动之后就会有甜蜜的奖赏。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开始跟父母下地割麦子。割麦子很累，我割不了多少，但父母觉得割麦子对我来说是一种历练，坚持让我去。天很热，我挥汗如雨，脸都花了。母亲看到我的样子，心疼地说：“一会儿割完了麦子，妈给你做好吃的。说，想吃啥？”我擦了擦额头的汗，脑子里飞快地想起各种母亲做的美食。但在我的认识里，只有甜才是对辛苦劳动最好的慰

藉。于是我对母亲说：“妈，我想吃你蒸的糖包！”母亲笑着说：“好！”有了糖包的诱惑，我咽了下口水，干起活来更有劲了。母亲蒸的糖包真是好吃啊，咬一口糖馅儿就流出来了，弄得我急忙舔手指，不肯浪费一丝甜。那时我感觉到，掺杂着劳动色彩的糖包，似乎比以往的更甜。

母亲在我人生的初期，有意无意向我传递着一种意识：劳动的味道是甜蜜的。

多年后，我参加了工作，始终保持着勤勉的态度。有时为了工作，我会全情投入，忙到深夜。工作忙完，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，我心底总会油然而生出一股甜蜜的幸福感，疲劳顿时一扫而光。很多时候，我习惯在辛勤工作后奖励自

己一块巧克力，对自己说一声“好样的”。后来我开始写作，依旧勤奋，笔耕不辍，不敢懈怠。有的朋友问我：“为什么工作之外还总给自己安排这么多活儿呢？多累啊，休息休息不好吗？”但我并不觉得这有多艰辛，自发的劳动更值得肯定，劳动的过程是充实的、收获是甜蜜的。当我写出满意的文章，看到自己的文章被选用发表、精心准备的书被出版时，都会觉得心里甜丝丝的，就像当年母亲奖励我的糖果的味道一样。

劳动是生活的主题，劳动随时在启动。从总体来看，有劳必有获，劳动的味道是甜蜜的。奋斗不息的人生有了甜蜜的味道来支撑，我们就会多一点幸福和希望。